

贫穷的本质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著

倪云松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贫穷的本质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著
倪云松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贫穷的本质 / (美) 加尔布雷斯 著; 倪云松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8
书名原文: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ISBN 978-7-5060-7716-3

I. ①贫… II. ①加…②倪… III. ①贫穷-研究-世界 IV. ①F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2061 号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ISBN 0-674-60533-0
Copyright© 1979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Co., Ltd (Orient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版权由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授权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5617 号

贫穷的本质

(PINQIONG DE BENZHI)

作者: [美]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译者: 倪云松

责任编辑: 徐玲 贾 晔 赵陈碑

出版: 东方出版社

发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62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60-7716-3

定价: 3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2 64258115 64258117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序 言

这本书几乎源起于 20 年前的印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有一个庞大而昂贵的计划，来对印度农业实施援助。该计划的目的是帮助提高印度的食品供应，并且减轻——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贫困。贫困几乎是所有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宿命。人们不会怀疑我们的动机既是高尚的也是明显自利的。但很快就有人说服了我——我们的努力被可悲地误导了，这种错误一直延伸到

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印度人。

我们曾认为印度人贫困的原因——我们还试图为此而努力——不是来自我们的思考，而只是出于便利的考虑。从广义上讲，为减轻贫困，我们只能做两件事情：提供资金；或者，提供一般意义上的有用的技术知识。因此，贫困被视为是缺乏资金、缺乏技能的结果。补救的办法就好比一种诊断，好像因为接种了疫苗，就认定人们起了水痘。这样选择的治疗方法如果成功，也只是巧合而已。可惜，事实并不总会如此凑巧。

因此，我的思路转向导致大众贫困的更有力的解释和寻求相关的补救措施。而且，这种解释被现实证明是合理的。我于1963年返回哈佛，恢复了以前我曾开设的有关贫困国家发展问题的课程，借此，我继续思索这个课题。但我不得不首先完成《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和《经济学和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这两本书是我去印度之前订下的大计划。当然我关注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包括政治和持续的、极度吃力不讨好的

序 言

令人分心的越南战争。

终于，时间和机会来了。1977年冬天，日内瓦大学国际研究生院的同事鼓励我安排一系列有关该主题的讲座，我后来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对这些讲座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多次讲授。

当人们讨论出版这本书时，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阿瑟·罗森塔尔（Arthur Rosenthal），听说我在课堂上提到了要出版这本书，他对我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这是一个有经验和鉴别力的人，是一位经历过众多苦难的人。对于几乎所有的教授来说，出版他们讲座的想法被认为匪夷所思，正如伟大的企业经理人将他们的有关自由企业的发言做成小册子是一种异端情况一样。抛开对象不谈，试图让人听到的是不可以被读到的。演讲或讲座，自然是散乱无章的，因为观众需要时间去消化。对于一般的听众还必须有偶尔的重复。读书时，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对内容进行回顾。所以，作为一个广泛适用的规则，讲座或演讲是不应该被出版的。而且，如果出版的话，它也永远不该

序 言

被读到。所以，你所读到的这些文字原本是讲座；而且我相信，它们已经被改写，以一本书的方式正式呈现出来。

我以看似合理的、我们经常对贫困国家提供的解释作为开篇，并在后续章节阐述了用这些理由检验实践经验时它们的效力是怎样消失的。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致 谢

安琪拉·威廉姆斯 (Andrea Williams), 一直为我服务, 使得这个手稿得以体面地出版。艾米琳·戴维斯 (Emeline Davis), 伊迪丝·塔克 (Edith Tucker) 和安妮塔·伯斯 (Anita Bers) 给予了我许多知识上的帮助。我的同事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 和德怀特·帕金斯 (Dwight Perkins) 阅读了书稿, 并纠正了无数细小问题上的错误, 力劝我对那些绝非细小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对所有人, 致以我热忱的、深情的感谢。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目 录

序言	001
致谢	005
第1章 人们是如何解释贫困的.....	001
第2章 错误政治之源.....	021
第3章 贫困的均衡.....	041
第4章 对贫困的接纳.....	057
第5章 现在已经解释了什么.....	071
第6章 政策框架.....	085
第7章 工业化摆脱贫困的问题	99
第8章 移民问题.....	109
译后记	127

第1章

人们是如何解释贫困的

贫穷，被许多身为穷人和大多数并非穷人的人认为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如果穷人和富人之间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不同之处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感觉深度不同，实际体验被认为会加深敏感程度，虽然并非一定如此。在许多社会中，倒是有钱人可能比穷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更为担忧，我以后还会再谈这一点。

两种形式的贫困可以被区分开。一种只折磨为数不多的人，或者不管怎样只会有一些社会中影响少数人。还有

一种是在其他社会折磨大多数人的贫困。

第一种贫困，指在整体富裕的社会中的贫困个人或家庭的贫困，对其原因人们有过很多研究和讨论。哪些特征——道德的、遗传的、家族的、环境的、教育的、种族的、社会的、卫生的——导致一些人被排除在普遍的幸福之外？贫困的原因这一问题，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留待我们考虑的问题。研究还未得出普遍的共识。极少一部人认为，那些遭受贫困苦难的人，他们的命运是神的旨意，或者是，因为个人的缺陷，他们的遭遇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并不是我在这里所关注的那种贫困。

我关注的是，农村社区中的几乎人人穷困潦倒的那个群体及其贫困的原因。在这些贫困的社区中，如果有人财富很多，那也是为数不多的例外情况。与个别的贫困相比，对这种农村大众的贫困原因，其研究则要少得多。相反，这种对后者原因的解释仅仅是出于令人惊讶的假设。当我们寻求解释时，人们给出了很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的答案。当我们检查这些答案时，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它们普遍让人感到不满意。^① 它们违背实践的经验，或混淆了原因与结果，或者，为了服务于随意的对话目的，没有人愿意对它们进行严肃的科学论述。或者，正如我在序言中指出的，选择这些理由不是出于思考，而只是为了方便。

人们每天以职业式的诡辩解释大众贫困的原因，导致对大众贫困的一种最常见的解释是，社会——通常是指国家——的“自然条件贫乏”。这里指的是物质资源：该国的土地多岩石，又干旱，或土地不够充足；矿物质、碳氢化合物，或其他天然资源的匮乏。当太多的人在这种贫乏而又严峻的环境中争夺时，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对不多的收获进行分割；所有的人都是穷人。

^① 需要了解对这些原因的深思熟虑和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请参考阿尔伯特 O. 赫希曼 (Albert O. Hirschman) 所著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赫希曼教授认为，贫困的解释是如此众多，如果认真对待这些解释的话，发展就被排除在外了。“他们对不谨慎读者的累积影响，很可能引发对任何经济发展可能性的严重怀疑。” (第2页)

如果日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么它的贫穷可以按照刚刚给出的理由进行解释。这是一个群山聚集的岛国，缺乏优良的土地，矿物资源少，没有石油，人口却很多。而现今，日本可怜的自然禀赋却不会被提到，因为它是个富裕国家。如果中国台湾地区的人们贫困的话，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解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迄今为止有四个贫困国家（或地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和持续的增长，从增长中获得的收入也得以分配给广泛的民众。他们被经常引为成功发展的榜样。一个是刚才提到的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以色列则是其他的三个（现在很多人会加上韩国）。这些榜样中，没有一个受到土地或自然资源的青睐。对新加坡和香港来说，土地和自然资源都极为缺乏。另一方面，伊朗和阿拉伯半岛有目前最为珍贵的资源，这就是石油资源。伊朗的普通公民和更大的阿拉伯地区的公民，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自他们曾经的庞大无比的萨珊帝国（Empire of the Sassanids）和沙普尔一世（Shapur I）时代以来，生活条件并没有大幅改善。在美国，

西弗吉尼亚州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水力、森林和煤炭储量都极为丰富——该地区收入却在国家的人均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五名。康涅狄格州，一个土地贫瘠的州，除了一些早已枯竭的铁矿山和条件不佳的森林外就没有多少自然资源，人均收入则居全国首位。资源和福利的关系是如此的古怪，以至于将它们联系起来没有多少价值。

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对贫困和福利的解释，援引了政府和经济体制的作用。将资源禀赋作为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很随意的。作为贫困的一个原因，援引经济体制时人们总是充满激情。人民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感知到自由企业、自由竞争和市场的优势。因此，他们的能量，被一个愚蠢的和昂贵的官僚系统挫伤了。另外，他们贫穷，因为他们被剥削了；它们产生的剩余价值被掠夺的地主或资本家占有了。这种贫穷仍然存在，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所有者占有了，所以就没有改善的动力。生产力依然极为低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之后，中国和印度都赢得了独立。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在战胜大规模的贫困方面比印度做得要多得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也是一个拥有资源和企业家的国家，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拥有任何的平等权利。而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所有这些例子，无疑是资本主义的。这方面的经验表明，在考虑贫穷的原因或对贫穷的征服方面，一个国家是否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与它是否是华人社会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差异。而后者则是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都会拒绝的一种解释。

东欧，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高层次的福利，给我们展示了强调经济体制是贫穷的原因或解药，在实际中是不明智的。我们假设在1880年，有一个人环绕在东欧地区的领土上旅行，乘坐火车让人感到舒适和便利。此人会发现，最高和分配最好的生活水平会出现在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下一个最高的生活水平会出现在波希米亚（现在位于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匈牙利

利、波兰的奥地利族和德意志族的区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会更穷。更穷的会是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的部分区域。在横跨俄罗斯边境靠东的地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生活水平会极其低下。

现在已经过了近百年。今日同样的旅程（可能会使用相同的火车车厢）会显示几乎相同的相对繁荣和贫困的状态。民主德国仍然大幅超越其他地区，仍然是最富裕的地区（计算表明，在民主德国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者超过英国），其次是捷克和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及许多塞族地区仍然很穷。别的地区处在两者之间。

不但国家之间的排名普遍维持不变，而且国家内部的分布也维持着现状。南斯拉夫在这方面，就特别值得我们观察。如上所述，1880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拥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地区则穷得可怜。同样的普遍关系仍然存在。在1948—1972年间，斯洛文尼亚，这个南斯拉夫最富有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增加了6.9%。在科索沃，这个南

斯拉夫最贫穷的地区，平均增长率为6.1%。然而，科索沃的人口增长率是斯洛文尼亚的3倍——1950—1971年间，两者的人口增长率分别是22.8%和7.5%。因此，斯洛文尼亚的人均产出，在1947年是科索沃的3倍，在1972年为科索沃的5.7倍。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差异这些年来也增加了，虽然增加幅度没有那么大。^①

南斯拉夫的两个比较繁华的地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的较为繁华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维也纳统治。为了评估东欧贫困的原因，很显然更重要的是要确定评估的国家或地区在1914年前是否属于奥匈帝国（或德国），而不是评估现代共产主义的影响。

^① “Yugoslavi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1947—1972,” *Yugoslav Survey* XV, no. 1 (February 1974): 33-34. 南斯拉夫计划允诺“所有经济欠发达的共和国更快的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省科索沃有最快的发展……旨在减轻其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Social Plan of Yugoslavia*, 1976—1980, 第74页。这意味着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生活水平的差异太根深蒂固了，这很难被迅速扭转过来。